

# 听大戏

■常全欣

听大戏，对于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来说，肯定不会陌生。每逢重要节日、重大喜事，村里请来剧团唱上几天大戏，丰富一下村民贫瘠的文化生活，活跃一下村镇集市的商贸物流。这个童年时代的美好记忆，像一杯酽酽的浓茶，浸透着故土情怀，永远也忘不了。

25年前，我们村通了电，结束了用煤油灯照明的历史。为庆祝这一喜事，过完春节，村委会请剧团在村里唱了一个星期的大戏。唱前，村委会组建了一个理事会，负责戏会期间的内勤、外事、治安等。理事会负责人多方征求村民意见，如邀请哪儿的剧团、在哪儿唱、唱几天、演员在哪儿食宿等，一切商量妥当，便到周边村庄张贴公告，诚邀乡邻。第一场大戏开场之前，理事会在会场摆上猪羊、瓜果等祭品，放起鞭炮，吹起唢呐，虔诚地跪拜上苍。现在觉得，唱大戏更像一场仪式，一场祈祷风调雨顺、生活殷实、国泰民安的仪式。

大戏的舞台，用坚实的钢管和竹排搭建而成，离地一人多高。花花绿绿的彩带，将舞台装饰成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舞台上方，悬挂着剧团的名称，它像一面旗帜，标志着这个团队的实力。一幅巨大的背景布，将舞台一隔为二，背景有自然风光、有府衙公堂、有农家庭院，加上几把高脚的椅子、一张复古的桌子，便代替了世间万般场景。舞台一侧，拉弦的、敲梆的、打鼓的、吹笙的，演奏出或欢快、或悲凉，或激昂、或低沉的旋律。那时的大戏，没有高级的音响设备。舞台前方有两个高音喇叭用铁丝拴在树上，一左一右高傲地卧在树上，发出硬邦邦的声音。

大戏一天两场。“开戏”之前，观众会在舞台一侧的小黑板上看到预告：“今日演唱《下陈州》。”演员、伴奏、音响一切就绪，大戏便可开场了。剧目以弘扬真善美、讽刺假恶



丑的内容为主。那年，我极其认真地听了一场戏——《状元与乞丐》。剧情大致如下：算命先生说，兄弟两家的两个儿子，一个可当状元，一个要成乞丐。后来，状元命的孩子，父母娇生惯养，变得游手好闲，最终成为了乞丐；乞丐命的孩子发奋读书，考上了状元。这些质朴的剧目，深接地气、亲近人心、情节简单、道理通俗，许多年后仍是父母和老师的“活”教材。

常言道：“会听戏的听门道，不会听的凑热闹。”台上演员唱得全神贯注，有声有色。可咿咿呀呀的腔调，我们小孩子一句也听不懂，只是看着花花绿绿的戏服，在舞台上来回晃动。调皮的我们偷偷爬上舞台，坐在边上零距离观看。观众正看得兴起，几个小孩儿冷不丁儿地跑到舞台中央嬉笑打骂，让本来好端端的一场戏，搞得恍恍惚惚，不知所云。大人们也见怪不怪，笑过之后继续观看。

我们偶尔还会跑到后台玩耍，见到有的演员在化妆、有的在温习唱腔和动作，还有带着小孩儿的女演员，穿着戏服、带着彩妆给孩子喂奶。现在想起来，他们的生活真够奔波、清苦的。而即将上台的演员，时刻关注着前台的剧情发展，轮到自己出场，立即转换神情，融入角色。真是戏里戏外，两种人生啊。

再看台下，观众听得入了迷，仿佛进入了戏曲的世界。尤其是前排戴着老花镜的老头老太太们，仰着脖子听得如痴如醉。听到高兴的场景时，他们满脸堆笑，眼角的鱼尾纹一条比一条生动，好像笑出了一个春天的灿烂；听到悲伤的场景时，核桃皮一样的脸上老泪纵横。那时，我总是想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情节打动了他们？当然，还有一些观众“混”在人堆里，一会儿谈谈家长里短，一会儿去场外买些零食，一会儿去找找玩耍的孩子。

子，他们哪儿是在听戏，分明是在享受那轻松而惬意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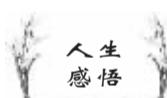
再看看戏场的外围，这边是卖烧饼、油条、煎饼、胡辣汤的，那边是卖糖果、瓜子、花生、江米糕的。再往远了看，还有卖衣服、鞋帽和各类布料的。他们趁着听戏的人潮，都能赚上一笔不菲的收入，真可谓是“文化搭台、经贸唱戏”。这么一说，一场带着泥土芬芳的大戏，顿时显得“高大上”了许多。

一场大戏一般一两个小时。一到晌午头儿或天擦黑儿，戏曲中的奸臣逮住了，恋人团聚了、恩怨和解了，大戏便在一阵儿唢呐声中“刹戏”了。大人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会场。小孩子则怀着对那五颜六色的戏服和脸谱的神秘向往，跑到后台，看看演员们穿着生活中的衣服是什么样子，看看老生的长胡须影响不影响他们吃馍喝粥，看看刚才在舞台上被抬去“斩”的人是不是真的给杀了。

村子唱大戏，当然要请亲戚们来听。那年，我们家分别请来了姥姥、舅舅、妗子、大姨、大姑。那天，母亲每天陪着他们听戏。家里突然也有一些油条、烧饼等好吃的，一日三餐也比以往丰盛了许多。学校每天也放半天假让去听戏。那是我童年记忆里，我们家最热闹的一个春天。从那以后，我年年都盼望着村子里再唱一场大戏。后来，希望一次落空。

直到今年春节过后，城区周边的几个村庄唱起了大戏。我请来了乡下的父亲，陪他听戏。舞台上，古朴的唱腔还在咿咿呀呀地唱着，唱老了一代又一代人；舞台下，全是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娘，或许他们如今只能跟上戏曲这样的节奏了。一些路过的年轻人，大多不屑地瞥上一眼，没有一丝停留的意思。

我突然想起，原来到我们村唱戏的，是一个叫“梁庙豫剧团”的戏班子，便问父亲，父亲说：“市场不景气，解散一二十年了。”



# 97岁的艺术人生

■张玉霞

的积淀，但何事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标尺？我们时常彷徨，时常犹豫，时常忐忑，时常迷惘。

我们时常在年岁的十字路口左右徘徊和考量，但我们最终的目标在哪里？我们明晰吗？我们确定吗？我们把握好了吗？我们拟定好了吗？我们去哪个方位？哪个区域？哪个领域？

我们没有既定的目标，我们时常迷惘、彷徨、忐忑。我们只有在随波逐流中人云亦云，我们只有在“安得广厦千万间”中去蹉跎我们的岁月。

我们嗟叹生不逢时，我们抱怨朝中无人，我们悲愤无用武之地，我们慨慨伯乐无为。

我们只在每日的无助中感慨和呐喊，我们只在每日的意念中去呻吟我们的无奈，我们只在他人的旁观和冷漠中去消耗我们的能量。

我们并没有反思我们的消极，看清我们的懈怠，理清我们的凡丝，掂量我们的斤量。

我们只有一味的裹足不前，只有自我贬低的后进，只有被他人嘲笑的无能，还有自我毁灭的无助。

我们没有任何的激进，没有唯我独他的自我空间，没有我进他退的自我氛围，没有我所不能的所向披靡。

我们更多时候是为他人的怜惜，是为他人的相安无事，是我他的和谐相处。

我们时常在为自己的年岁划上该为不该的符号：我已经结婚了，不该参加各种活动；我已身为人妻，不该参加各种仪式；我已不惑之年，青年人的思想我不应搅和；我已知天命，事到如今，我应回避……我等这般，我等凡事，都把你我他定格在我们自定的狭义空间内，我们在“作茧自缚”。

我们把自己定格，把自己定性，把自己处死。我们在每日的“茧缚”中挣扎，在每时

的煎熬中度日，因为我们已为自己判刑。

我们不能反抗，不能辩驳，不能挣扎，更不能奋力解脱，更不能解脱得以解放。

我们在自我的束缚中消减本该属于我们的自由空间和自在天地。

但人为的抹杀和自我的自残已使我们的畅意和舒坦在世俗的眼光中和自我的卡量中时时消减和流逝。

我们已是俗世的牺牲品，已是岁月的销量器。我们已没有了年少时的激情，也没有了青葱时的亢奋，我们少了而立时的奋起，缺失了不惑时的奋进，我们只有渐行渐远的无奈。

我们已被周遭人的蹉跎而蹉跎，已被周遭人的懈怠而懈怠，已被周遭人的随波逐流而下泄，已被周遭人的安逸而安逸！

我们没有很大的人生目标，即使有了又能如何？人生目标只是你年少时的一时之念。当你被岁月淹没时，你只有岁月的世俗和杂念，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只有老婆孩子和小家。

我们每天甚至每年都在这种无为和无助的时间中减弱我们的能量和我们的激情，我们已经适应了这种周遭人的生活氛围和对生活的乐趣。

我们已被他们同化，已被他们俘虏，已被他们彻底地征服，我们已是他们的俘虏。

我们已经缴械，已经归类，已经彻底地被驯服。

我们没有丝毫的反抗，没有丝毫的异曲同工之处。我们甘愿被世俗兼并，被世俗奴役，被世俗宰杀。

我们自始至终没有找到我们本该掌握的命脉和该占领的高地。

我们只在他人的目光和观念中去寻找我们的领域。

我们一直在他人的手掌中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唯唯诺诺。

我们没有考虑自己的感受，没有掂量自己的需求，没有在意自己的动向。

也就在某一天，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某一个事件，我们幡然醒悟，我们明白我们的所想所思所感所悟。

我们不必刻意在意他人的所思所想，不必逢迎他人的所感所悟，我们只需在我们适当的时间内，适在的年岁内，去做我们想去做做的事，所去想的感念。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一切的一切只是人为的因素，没有彻头彻尾的不该而为之的“悖逆天理”。

我若行之，他人奈何？

恐怕任何人任何因素都无法阻止你的既定方针和既定路线。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何不行动？

